

DOI: 10.16276/j.cnki.cn51-1670/g.2018.09.001

宋玉之“尚雅”“隆雅”审美意识

李天道 李尔康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 宋玉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的后学,以风流儒雅著称于世。宋玉人如其名,纯洁无瑕,温润雅致,有“玉”一般的品质。宋玉隆雅、贵雅,喜好山水,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极为称许宋玉的儒雅风流。在生活中,宋玉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于浊世以求禄食,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操守。宋玉在赋作中更是继承屈原的志尚,崇尚阳春白雪,追求雅致的审美理想,推崇“君子”“不素餐”的审美诉求,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趣向。

关键词: 宋玉; 尚雅; 隆雅; 风流儒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12X(2018)09-0001-07

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人,为屈原之后重要而极具个性的写作楚辞的诗人。他曾经和顷襄王一道游云梦、高唐、兰台等处,因为遭谗,被排挤,而终被罢官。关于其生平,《史记》记载得极其简要:“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司马迁指出宋玉是屈原死后“以赋见称”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宋玉也有简明介绍,说宋玉乃是屈原的弟子,“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2]182}。关于宋玉的辞赋审美创作情况,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明。”^[3]晋代文人习凿齿对宋玉也有记载,其《襄阳耆旧记》中指出:“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4]习凿齿的说法与王逸相同。据此,可以看出,宋玉曾经师从屈原,屈原被放逐之后,又请求好友景差推荐,进入仕途。明代归有光所辑《鹿溪子》也记载云,宋玉“字子渊,楚大夫屈原弟子也”。关于宋玉的生平,是否“事屈原”,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可以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出身寒微,在仕途上颇不得志。至于

其作品,王逸《楚辞章句》中收有《九辩》《招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则称说宋玉之作有《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神女赋》《高唐赋》《对楚王问》《九辩》(五章)等;晚出的无名氏的《古文苑》又说宋玉的辞赋有《笛赋》《讽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舞赋》等。对于宋玉的辞赋作品,争议颇多。宋玉风流儒雅,人如其名,尚雅崇雅,人格纯美,品质高尚,雅洁无瑕,温润雅致,其人品素质,有如“玉”一般的清雅淡泊,行为方式隆雅贵雅,喜好山水。辞赋创作审美风貌丰富多采,辞藻既瑰丽璀璨、秀美奇丽、美艳秀雅,又平易质朴、秀丽文雅、清新雅致、和雅温润。杜甫称颂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极为称许宋玉的儒雅风流。在生活中,宋玉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于浊世以求禄食,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操守。宋玉在赋作中继承屈原的志尚,崇尚阳春白雪,追求雅致的审美理想,推崇“君子”“不素餐”的审美诉求,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趣向。

应该说,宋玉的姓与名就寄寓着一种尊贵、高雅的意思,蕴藉着一种尚雅、崇雅的审美趣向。根据《通志》的解释:“宋氏,子姓,商之裔也。武王克商,

收稿日期:2018-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华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AZD029)、四川省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古代人生美学研究”(17Z001)。

第一作者简介:李天道(1951-),男,四川彭州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美学。

封纣子武庚以绍商。武庚与管、蔡作乱,成王诛之,立纣庶兄微子启为宋公,以备三恪,都商丘……微子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至宋军偃,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乃与齐、魏为敌……于是诸侯目之为桀宋,齐湣王与魏、楚灭之而三分其地。”(《氏族略二》)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宋氏”原本姓“子”。宋玉乃楚籍宋人,最初应该以“子”为其姓。而“宋”则应该是其氏族的称呼。“宋氏”,作为一个氏族,是殷商的后裔。对此,《元和姓纂》也有记载“宋,子姓,殷王帝乙长子微子启,周武王封于宋,传国三十六世,至君偃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楚有宋玉、宋义、宋昌。”(卷八)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具体说来,宋玉应该是殷商时期第三十代君王帝乙之长子的后代。帝乙之大儿子名启,因为最初封于微,所以史书上又称其为微子启。他是殷纣王帝辛的哥哥,按理该他继承帝位,但帝乙却立其弟辛为太子。辛继位后,最初还重视农桑,发展社会生产力,致使国力强盛。但后来居功自傲,酒色无度,建造酒池肉林,荒淫暴虐,挥霍享乐,残酷不义。微子启曾经多次对其进行劝谏,但均告无效,于是离开纣王,隐居于远离京城朝歌的地方。得知周武王姬发讨伐纣王,于牧野大败纣王,纣王自焚,他才让人将自己捆绑起来,跪着去拜见周武王。周武王接受了他的请求,将纣王之子武庚封于殷墟,同时,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监管殷商遗民。武王死后,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公旦摄政。武庚串通管叔、蔡叔,起兵反叛,为周公旦战败被诛。而微子启则审时度势,顺从周公,故而周公将商之旧都,即商丘分封与他,是为宋国。战国后期,宋亡,其子孙遂以国名“宋”为姓氏^[5],这就是宋氏。依此,宋玉应该是宋微子的后代,为贵族后裔,出身高贵。

中国人的姓名往往具有一种符指义,符指“人”的品位、个性和审美取向。显然,宋玉的姓与名就蕴藉着一种贵雅、崇雅的审美意味。宋玉之所以名“玉”,其本身就寄寓与符指着一种高雅、雅致、温润、洁静、清纯、精美的审美意蕴。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玉”,乃是“石之美者”^[6]。美石为“玉”,“玉”乃石之精华、石之精美者、石中具有灵性者、高雅者。因此,中国人“尚玉”。“尚玉”审美意识自远古时期就有。在远古之人看来,“玉”质地温润、精纯洁白、晶莹透彻、圆润纯净、细腻滋润,为高尚道德情操的表征。并且,在上古,“玉”有神性,与“巫”是相通的。据《山海经》记载,“玉”为“神物”,

其“神物”特性乃是“巫”赋予的,以使“玉”与一般的物质不同,并以之“事神”,以与神灵沟通。正由于“玉”为“神物”,有灵性,因此祭祀礼仪活动中,往往要以玉器为祭祀神灵的礼器。而以“玉”为人名,一则表示其人超脱不凡,品行高雅,心慧性灵,具有脱俗的美的德行。《五经通义》云:“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7]《说文解字》云:“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颯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絜之方也。”^[6]据《礼记·聘义》记载,子贡曾经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贵玉而贱珉”?是因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回答说:“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喑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7]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玉”之珍贵精美,不在于少,而在于“玉”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意蕴。“玉”集天地之灵气,凝日月之精华,孕万物之神采,温润清纯,光而不耀,濯清涟而不妖,其所呈现出温和纯洁之性质可以和人世间的君子比德。“玉”似人世间才华出众的谦谦君子,玉韞珠藏,气韵高雅,冰清玉洁,浑然天成。“玉”既晶莹可鉴又非全然透明,有如仁德君子;细密坚实的纹理,如同富有智慧的君子,心思缜密、细腻,圆融和熙,表里如一,晶莹剔透。所谓“玉在渊则川媚,玉在山而草泽”,“玉”所在之处,皆能润泽万有,其神灵之性能够惠及千山万水、一草一木,涵容万物,随处都有显现。而人世间的君子,其品德作风,就如同温润的“玉”一样。所以中国历来以“玉”为贵,以“玉”为美,以“玉”为雅。由此可见,宋玉之所以取名为“玉”,其原本就具有一种以“玉”比德、以“玉”为美、以“玉”为雅的符指义。

可以说,宋玉以“玉”为名,就表征出其崇拜“玉”,以“玉”为美的一种审美诉求。据传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其字可能来自孔子弟子颜回的字,表明他崇尚孔颜人格与儒家“尚雅隆雅”精神。古人名与字互为表里。宋玉名“玉”乃以“玉比德”,字子渊乃追求道德的渊深高尚。鹿溪子大约是他晚年退隐江湖时所起的号。应该说,宋玉以“玉”为名,还

与上古的“玉”崇拜有关。大玉,国之瑰宝也。中国美学“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赋予“玉”以超自然与“雅”的美学意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玉”之于和谐,和谐之于“玉”,天地合一,这对宋玉的“尚雅隆雅”审美意识显然有深刻影响。

就其本人看,宋玉天资聪慧,为人谦和,温文尔雅,秉承圣贤教诲,德行高洁,踏踏实实,做人一丝不苟。他善于言辞,对人谦恭有礼,精通音律,自重自爱,敦和守礼,才华出众,进退有节,张弛有度,人格高雅清纯。并且,宋玉颜值很高,是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深为后代文人赞美,如唐代的诗仙李白就称颂云“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知,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子,恩情遂中绝。”(《感遇》其四)又称颂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宿巫山下》)这位至死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人,深为宋玉所折服。历代小说、戏曲、笔记、话本中也经常以“美如宋玉”来形容男子之俊美。但在现实生活中,宋玉并不如意,仕途坎坷,仅作过文学侍从、大夫一类低级官员,遭诋毁而不被楚襄王重用,抑郁愤闷而死。其辞赋创作,写景状物,绘声绘色,情景交融,风貌迷离神秘,其《高唐赋》描绘三峡巫山一带的峻山险水、佳木芳草、珍禽异兽以及狩猎与祭神等祭祀礼仪活动,方士云集,场景宏大,描叙极尽渲染与夸张,同时,将自己坎坷的命运与辞赋叙述紧密结合,风格抑郁哀怨、感伤忧愤,其赋情与景融、思与境偕,以构筑出和谐圆融、雅致风流的审美意境。

二

宋玉隆雅、尚雅的审美意识突出地呈现于辞赋审美创作上。在辞赋创作方面,宋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在辞赋创作史上宋玉占有极高的地位。战国诗人,有名有姓的,屈原之外,应该就是宋玉。他承上启下、承前启后,既为楚辞的殿军,又为汉赋的先行者。他以夸饰、比对、迭韵、双声等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著称于世。宋玉辞赋中所提到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内涵涉及“雅”与“俗”之辩审美意蕴的精彩词句,且为后代诗文学家所喜爱并称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8],“自对问以后,东方塑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老,疏而有辩”(《杂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才

略》)对宋玉有极高的评价。盛唐诗人李白充分肯定宋玉雅致高洁的人格,赞美宋玉“立身本高洁”,标举其超脱世俗的生存态度,辞赋创作则尚雅贬俗,不同凡响,追求“举国莫能和”之品位。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称颂宋玉“风流儒雅”,以之为“吾师”,表示对宋玉由衷地敬重和崇敬。《戏为六绝句》(其五)又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窃攀屈宋宜方驾”,“屈宋”之作精采绝艳,乃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于诗歌审美创作中达成“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8](《辨骚》)的审美极境。杜甫在这里表达了追攀“屈宋”的愿望,并希望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能够取得与之并驾齐驱的成就,强而有力地确立了宋玉在辞赋审美创作史上的地位,指出宋玉品德情操“风流儒雅”,辞赋创作“务实去华”,追求“清词丽句”,极力赞美宋玉文采清绝自然、华丽潇洒,学养深厚渊博、人品高雅。据《宋诗话辑佚陈辅之诗话》记载,宋代诗文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指出宋玉师承屈原,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称颂和追慕宋玉的出众才华与儒雅人格。

就宋玉的审美意趣看,他追求更高的、超越流俗的儒雅之美,尚雅崇雅。在《九辩》中,他开始即云“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表明这篇辞赋是文人雅士遭遇穷困失志而抒发其愤懑不平、惆怅自怜的情志。显然,这种观点和屈原的“发愤”“抒情”“陈志”写诗动机说相同,都是对中国诗学“诗言志”说的继承与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也。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寝,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也说明屈、宋之作标志着诗赋成为文人雅士个人诗歌创作的正式开始。《九辩》云“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这表示宋玉坚持耿介操守,决不媚俗,不随和同流于浊世以求禄食。显然,这种超凡脱

俗的人格操守应该是对屈原志尚的继承。而所谓“窃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餐”,则直接表现了诗人对《诗经》中所追求的审美理想的向往,并举出《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境界。刘勰指出“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诠赋》)又指出“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8](《祝盟》)称颂宋玉,推荐其高洁的人品和文品。他指出“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辞赋发采。”(《才略》)又指出“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才略》)沈约也强调指出“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梁书·谢灵运传论》)对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也指出“《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这里就以“独绝”来称颂宋玉勇于创新的审美诉求。鲁迅指出,宋玉既师承屈原,又将其超凡出众的审美风格加以发扬光大。

相传为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有“曲高和寡”之说。中国雅俗史上所谓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说,即由此而长久流传。楚襄王曾经问宋玉“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而宋玉则回答说“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鷦,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鲋,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9]《文选》李周翰注云“《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阳春》《白雪》,高曲名也。”可见“下里”原指乡里、乡下,以此作为歌名,应指属于“俗”文艺的里巷歌谣、民间俗曲。“巴”,古族名,也是国名,主要分布于今川东、鄂西一带,春秋时与楚交往频繁,后并于秦,族人南移至湘西、鄂东的。故《巴人》应该是产生于该族的民间通俗歌曲,后来又流行于楚地的。《阳春》《白雪》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所作。据说为宋玉所作的《笛赋》中就有云:“师旷将为《阳春》《北鄙》《白雪》之曲,假涂南国,

至于北山。”明朱权“屡加校正,用心非一日”,所撰辑《神奇秘谱》称“张华谓天帝使素女鼓五弦之琴,奏《阳春》《白雪》之曲,故师旷法之而制是曲。《阳春》,宫调也;《白雪》,商调也。《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澹荡之意,《白雪》取凜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因有《白雪》,始制《阳春》之曲。宋玉所谓《阳春》《白雪》,曲弥高而和弥寡,其此也夫!”从前文所引宋玉对话看,两曲应当有歌辞,后代则以《阳春》《白雪》为高雅文艺的代称。陆机《文赋》云“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李善《文选》注云:“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缀于《白雪》之高唱,吾虽知美恶不伦,然且以益夫所伟也。”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以《阳春》来比喻贾至诗歌创作所达艺术境界的高妙难及;宋赵闻礼、元杨朝英则分别以《阳春白雪》作为所选辑词、曲的书名,其美学精神都渊源于相传的宋玉之对。当然,应该指出,《对楚王问》中所讲述的宋玉与楚王的有关讨论,其审美趣向显然不在乐曲本身,而其指向在于“雅”与“俗”的迥然不同。所谓“鸟有凤而鱼有鲲”,“凤”与“鲲”都是神物,自然不是凡间俗物可以与之相比的。并且,“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人”也有“雅”“俗”之分,“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人世间那些超脱世俗之人,往往特立独行,超凡脱俗,无论是思想还是生存态度、生存方式都与众不同,且不为一般人所认可。“瑰意琦行,超然独处”的“圣人”与“世俗之民”不可同日而语。而所谓“阳春白雪”,乃是“雅乐”,晓其音的人自然少之又少。审美能力存在着差异,乐曲的艺术性越高,能够对其进行欣赏的人就越少。同时,欣赏者之间也存有差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审美情趣不一样。所谓“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只喜爱“下里巴人”“桑间濮上”等“俗乐”的人,当然不会对“阳春白雪”和“黄钟大吕”等“雅乐”有兴趣。辞赋中所谓的《阳阿》,或即《扬荷》。《招魂》中以与《涉江》《采菱》同举为“新歌”。《文选》李善注云“楚人歌曲也。”《薤露》,《乐府相和曲》名,相传原是齐国挽歌,也来自民间。所谓“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意指音律高深精妙、变化多端。古代宫、商、角、徵、羽加变徵、变羽为七声,由宫至高宫形成八度。

从现今的接受美学看,接受者社会文化程度存在差别,“俗”文艺容易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高曲雅调则必须要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才能接受。尽管

所传宋玉的对话中,流露出某种高自矜许、孤芳独赏而鄙视一般百姓大众的态度,但这里揭示了雅俗不同的文艺适应于不同层次人们的接受与欣赏的规律,涉及文艺创作雅与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在雅俗审美意识发展史上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三

宋玉的“尚雅”审美意识与儒家“雅俗”观的影响分不开。《笛赋》云“夫奇曲雅乐,所以禁淫也;锦绣黼黻,所以御寒也,纁则泰过。是以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乱曰‘芳林皓干,有奇宝兮;博人通明,乐斯道兮。般衍澜漫,终不老兮;双枝闲丽,貌甚好兮。八音和调,成稟受兮;善善不衰,为世保兮。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隐志,可长久兮。’”^[9]宋玉在这里极力推崇“雅乐”。所谓“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的“郑之遗”,即遗留下来的“郑风”。笛声中没有郑国留下的靡靡之音,也没有南楚蛮夷之声。“郑声”,指春秋时代郑国的一种“新乐”“俗乐”,为民间音乐。郑国这种民间音乐,其内容多歌咏爱情,因而被儒家正统文人看作是与“雅乐”相对的恣肆、放恣、放浪、放纵、淫荡的音乐。孔子就崇尚“雅乐”,贬斥、反对“郑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而所谓“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中的檀卿,为古代一位精通音乐的大师。“刺”,指责的意思。《北里》,古代舞曲名。周人伤《北里》,是说殷纣王沉溺于《北里》等乐舞,最后为周所灭,身死国亡,所以周人为之哀伤。《北里》也就是孔子所反对的“《北鄙》之声”。《北鄙》或名《北里》,古代的一种舞曲,和“郑声”一样,乃淫荡萎靡的音乐。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尔雅·释言》云“里,邑也。”《史记·周本纪》云“北望岳鄙。”《索隐》引杜预云“鄙,都鄙,谓近岳之邑。”《释名·释州国》:“鄙,否也。小邑不能远通也。”因此,“北鄙”和“北里”均为“北邑”,即“邶”。《汉书·地理志》记载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史记·乐书》云“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淮南子·泰族训》云“师涓为平公鼓朝歌

《北鄙》之音。师旷曰,此亡国之乐也。”《淮南子·原道训》云“耳听朝歌《北鄙》靡靡之乐。”高诱注曰“纣使师涓作鄙邑靡靡之乐也。”殷纣王荒淫,不理朝政,整天沉溺于《北里》之音,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最后为周所灭,身死国亡,因此,周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不齿,为之哀伤。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弹奏《北鄙》,引起崇尚“雅乐”的孔子的愤慨,对子路极为不满,为此还发了一番感慨,意味深长,流传于世。此事为《孔子家语·辨乐解》所记载,云“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愁之戚,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风则不然,亢厉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之风。今由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乌能保其六七尺之体也哉?’”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于是孔子就对其加以严厉指责,认为其“不合雅颂”。“《北鄙》之声”之所以“不合雅颂”,按照刘向在《说苑》中的说法,其乃为“杀伐之声”。皇侃则称子路鼓瑟“有壮气”。朱熹同意刘向的说法。《孔子家语》云“杀伐之气,小人之风,亡国之声,且不能保全其自身性命。”在孔子看来“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君子执中以为本,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像生育之气也。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在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和节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存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至今王公述无不释;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今王公以为笑。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淫荒,刚厉暴贼,而卒以灭。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丑也,既无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国之声,岂能保七尺之身哉?”(《孔子家语·辨乐解》)后来,冉有将孔子的话转告子路。子路听后,极为懊悔,说“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孔子家语·辨乐解》)子路深自悔恨,七天不吃东西,形销骨立,由此得到孔子的宽恕“由之改过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哲人推崇“雅乐”,因为“雅乐”乃是“乐德”“乐教”的

“礼乐”体现着道德伦理、礼乐教化的美学精神,为“治世之音”;而“俗乐”为“杀伐之气,小人之风,亡国之声”,会“乱世”“亡国”。

不难看出,宋玉对“奇曲雅乐”很称颂,认为其能够“禁淫”,乃能够“御寒”之“锦绣黼黻”,推崇“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等“崇雅贬俗”事件,赞美“雅乐”,指责淫靡、放纵之音,应该都是对孔子“崇雅尚雅”、主张“尽善尽美”、推崇音乐应该“和节中正”审美意识的一种接受与体现。他在《笛赋》中就明确表示自己遵“雅乐”,而反对“郑音”,强调指出“绝郑之遗,离南楚兮。美风洋洋,而畅茂兮。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姜姜,思我友兮。”推崇、颂扬“雅乐”,渴望遭遇明主,褒雅尊雅,招揽贤士,弘扬正声,尚雅遵雅。这种“尚雅隆雅”的审美取向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美学。孔子推重“雅乐”,贵雅崇雅。《论语·泰伯》记载:“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这里所谓的“乱”,乃是音乐结束时候的合奏。又据《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为《诗经》的第一首诗,在古代,又名“《关雎》之乐”。据《诗序》解释,其审美意蕴中就有哀窈窕、思贤才的意义,为“雅乐”重要诗篇。

宋玉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颇深。孔子爱好《易》,宋玉也喜好《易》。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经感慨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此,《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记载,说孔子到晚年,“而喜《易》,序《彖》《系》《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3]。并且还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些地方的记载都表明,孔子晚年对《周易》极为感兴趣,喜好《易》,并且解释《易经》这些解释经过他的后学加工整理而成《易传》。1973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周易》。帛书《周易》既有《经》又有《传》,其《传》文中,有一篇题为《要》,《要》中就有孔子晚年研究《易》的记载^[10],说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就是说,孔子老了越发爱好《易》,无论是居还是行,都携带在身边。又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曾经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关于这点,据帛书《要》,孔子曾经感慨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

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与孟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的意旨显然是相同一致的。既然《春秋》为孔子所撰写,那么孔子喜好《易》,与《易》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宋玉也喜好《易》,其赋中多有对《易》之美学思想的承继与发明。《小言赋》云“楚襄下五:阴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高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上也。”这里所谓的“一阴一阳”“道之所贵”,显然与《系辞上》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思想一致。“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之所谓“卑”“高”,其思想渊源也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上》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兼通”“相配”“天地位”也就是一种和谐圆融之域。有“异”,才有“和”;要达成“和”,必须相配相存,相通相融,适度守“中”^[10]。所谓的“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也就是说,只有能高能下,才能算兼通;能粗能细,才能算妙工。这种思想和《系辞上》所谓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显然是相继相承的。在儒家哲人看来,道德修养高的人乃是“圣人”。圣人能够尚中守和,品行高雅。宋玉也将“圣人”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据《讽赋》记载,唐勒向楚襄王进谗言,说宋玉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口多微词”,宋玉反驳时说,自己“口多微词”,乃是“闻之圣人”遂使对方无法再指责。在《对楚王问》中,宋玉以音乐中的《阳春》《白雪》、鸟类中的凤、鱼类中的鲲自比,说“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其之所为哉?”可见,他将自己称作圣人。

“圣人”乃是“雅”的一种符指。孔子之所以被世人尊之为“圣人”,就是其高雅的人格魅力,仪姿态雅正庄重、儒雅端庄;言行举止温文尔雅;心地雅洁纯正,人格操守雅正超俗,雅洁莹然;精神境界超凡脱俗,迥然独立。并且,孔子还提出“雅”的人格建构,应该尊礼守义,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一个人要有志向,格调要高。因此,他强调指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是与议也。”^[11]文人应该立志于追求真理,如果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另一位儒家哲人孟子,追求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的这种雅俗审美意识对宋玉影响极深。尽管宋玉仕途不顺,曲折坎坷,但他一直坚持其超凡脱俗的人格操守,保持

“贫士失职而志不平”^[9](《九辩》)的审美取向,尽管生活艰辛,但坚持“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原托志乎素餐。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悒而有哀。春秋遒遒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偕。白日晚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相合。显然,这种“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人格操守与儒家孔孟的“雅正”审美主张是一致的。在《神女赋》中,宋玉描写的是一个神相恋的故事。楚襄王在梦中与高唐神

女相遇而一见钟情,高唐神女丽姿妙质,尽管其内心有荡逸之情,但终能以礼自持,发乎情,止乎礼,符合儒家雅正审美诉求。其精神实质“尚雅”“崇雅”符合儒家美学“雅”的人格要求。

总之,宋玉在辞赋审美创作中,深受儒家美学“尚雅”精神的影响,赞美“雅乐”,斥责“郑声”;在人格建构方面,他以儒家所标举的圣人境域为审美取向,“尚雅”“隆雅”;在生存方式上,推重“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的生存态度,尊崇“雅致”人格审美风范^[5],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雅正”美学精神。因此,宋玉“隆雅”“崇雅”的审美诉求应该是对儒家“尚雅”“尊雅”审美意识的承继与弘扬。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4] 舒焚, 张临川. 襄阳耆旧记校注[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5] 吴广平. 楚赋与儒家文化[J]. 云梦学刊, 2002(1): 5-9.
- [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7] 礼记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9] 笛赋[C]//欧阳询. 艺文类聚.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0] 张茸. 《周易》对宋玉的影响发微[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7(2): 52-56.
- [11]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Song Yu'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Shang Ya', 'Long Ya'

LI Tiandao, LI Erk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Song Yu was a poet of Chu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He was the student of Qu Yuan and was famous of his temperament of romantic and refined. As like his name, he has the general qualities of the "jade", immaculate and elegance. Song Yu respected and revered "Ya" and loved nature. Du Fu praised him in the poem that "The swaying fallen leaves know deeply Song Yu's sorrow, he was so romantic and elegant that to be my teacher". In the ordinary life, Song Yu was so honest and upright and showed a unworldly personality. His odes inherited the aspiration of Qu Yuan that respecting "Yangchun Baixue" (highbrow arts and literature) and praising the Aesthetic ideal of Elegance and Aesthetic pursuit of Jun Zi (the superior man) and Bu Suan (unwilling to be non-feasance).

Keywords: Song Yu, Shang Ya, Long Ya, romantic and refined

(责任编辑: 邹建雄)